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2014高一年级（上）第2段考试

**优秀作文汇编**

**高一语文备课组 红树主人 编 2014-12-17**

**【试题回放】**

请以“从此不再疏远”为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要求：⑴限写记叙文；⑵角度自选；⑶立意自定；⑷书写规范工整。

**【审题导引】**

请以“从此不再疏远”为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记叙文。

这是一道具有浓厚抒情色彩的作文题。如何写好呢？

⑴审请题目 标题“从此不再疏远”隐含的信息，即原来双方存在着误解或隔阂，关系疏远；经历某一个过程后消除了误解或隔阂，双方情感变得融洽，关系不再疏远。

⑵确定立意 加强交流，搭起心灵沟通的桥梁，才能消除误解或隔阂；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以真诚融化误解或隔阂的坚冰；耳闻或目睹了对方真诚关爱自己、帮助自己的细节，于是偏见或误解的阴霾被一扫而空。

⑶恰当选材 要学会挖掘记忆中的生活宝库，从中精选丰富恰当的材料。可写美景、亲情和友情，写自己最难忘的一次经历。这样，记忆中最动人的材料就进入了作文视野，进而在字里行间跳动。

⑷刻画细节 作文最动情之处，往往就是讲那些曾经感动过你的细节，写具体、详细，于细微之处见真实。动笔前，不妨先把脑海中的故事切割成一个个画面，然后用准确的动词、形容词等，生动地再现画面。写好作文后把自己当读者来试读文章并想象画面，看能否从文字中准确捕捉并还原画面中的每个动作、每个细节。这一点非常重要。

**【阅卷反馈】**王建中、方春芳

1. 题立意不够准确
2. 疏远：感情不融洽，冷淡不亲近。

偷换概念。写某人从远方回来，于是双方“从此不再疏远”，这是将表心灵和情感距离的“疏远”偷换成了表空间距离的“遥远”。

从此不再：原来双方存在着误解或隔阂，关系疏远；

经历某一个过程后消除了误解或隔阂，双方情感变得融洽，关系不再疏远。

这个消除隔阂的过程是关键要害：

搭起心灵沟通的桥梁，才能消除误解或隔阂；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以真诚融化误解或隔阂的坚冰；

耳闻或目睹了对方真诚关爱自己、帮助自己的细节，于是偏见或误解的阴霾被一扫而空。

似是而非。原本就没有疏远，或无缘无故就亲近。

⑵选材角度大同小异

除了父母老人，就是老师同学，内容比较雷同，生活视野不开，选材老套。就是同一种题材，写起来也都是千篇一律，不痛不痒。

⑶细节描写

记叙文的故事性不强，尤其是缺乏生动细致的细节描写，观察体验不够，文笔很口水化，虚情假意很难打动读者。

⑷记叙文的文体的写作基本都已经习惯成形了。还要注意明确，议论不能太多，记叙描写要突出。

⑸书写专项打分，对作文分数的作用很明显。整体来看，书写的质量有所提高，仍有待提高的较大空间，这次一般情况下都只能得3分。

以上几项做得比较好的，分数就很可观。如果都做得不好，且写不满应有的字数，极少数人那就得不到一半分了。这次的平均分是44多一点，最高分56，最低分21。

№01

**从此不再疏远**

高一（2）班 胡靖妮

得分：51+5=56

漫步于古桥流水间,看着青瓦白墙.眼前总会浮现那个忙碌的身影。

走在熟悉而陌生的巷陌之间,被一缕熟悉的桂花香吸引.抬头时,已站在阿婆的院前。

一直很不解,为何阿婆宁肯住在条件不甚好的乡村小院,坚持做着桂花糕，放弃城市生活?距离的遥远加上甚少联系免不了些许疏远。妈妈总是为此颇感无奈。

踏入门槛,便看见忙碌着的阿婆:头上包着一方蓝碎花布,丝丝粘在额前的银发尽数叙说着她的沧桑,围着围裙,略微下弯的背显得她十分吃力。刹那间,我仿佛看到外婆俯身于桌前,把蒸熟的糯米粉,熟油,白糖搅拌,轻轻压入模具.蒸,擀,匣,刀切后盛好于盘子中。洁白如玉般的桂花糕氤氲淡淡桂花香,含入口,清甜爽口,细软融化,目光里满是喜悦满足。

忽然明白了什么。

尤记年幼,阿婆曾搂着我述说她和桂花的情谊。迫于困苦,阿婆自小便做桂花糕补贴家用。桂花香贯穿了阿婆的一生。

和外婆当时岁数相仿的我开始有些明白了:我一直认为乡村条件不太好,不愿意发现美好享受宁静,抱着只有城市的精彩喧嚣才能活出自我的想法。然而阿婆当时不辞辛苦制作桂花糕,为自己能为家力担一分担子而满足。阿婆的一生,早已在浓得化不开的桂花香中弥漫了。

渐渐地,我不再对阿婆感到疏远。

抬头,望见满院都是阿婆精心呵护的桂花树.树叶肆意生长。绿叶掩映下,时时冒出几朵淡黄色小花。从未见过如此温柔的黄色,如同天空明月散发的黄晕的光。花儿在绿叶间躲躲闪闪,宛若正值青春羞涩的姑娘。我明白,她的美,是只许阿婆欣赏的。

树下,阿婆笑吟吟地看着我。快步上前,与她来一个大大的拥抱.是的,我和阿婆不再疏远。

微风拂来,吹起淡淡的桂香,桂花香中弥漫着阿婆的青春,那是她一生的坚守。

我们,从此不再疏远。

№02

**从此不再疏远**

高一（6）班 叶凌翰

得分：53+3=56

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很疏远。

小时候没少挨过父亲斥责和打骂的我，一直以来都很畏惧父亲。在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房间那扇深褐色的老旧的木门很少从里面被推开过。而那扇老旧的木门也如同一堵厚实无缝的墙，生生将我和他割裂开来，分处两个截然不同的平行时空中，从未有过交集。因此，我从未经历过同龄孩子和他们的父亲愉快玩耍的体验，也从未感觉到他们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甚至于当别人说我跟父亲“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时候，我也只能冷淡地点点头，苦笑着回应。

转折发生在一个夏天的下午。那个夏天，香樟树长得很茂盛。

那是我从出生记事至今经历过的最大的一场暴雨，外面的平地早已变成一眼望不到头的汪洋大海。手里拿着一把又小又破的天堂伞，四周的蓝白色油漆和天空、大地、一切的一切全都混杂到了一起。我如一叶无帆的孤舟在无边的大海中央随波逐流，四周是疾风骤雨，远处是滔天巨浪。我不知如何是好。

母亲加班，我希望父亲能陪我度过这重要的一天——重点学校的特长生选拔考试。然而透过那扇紧闭的大门的，只有两个冰冷的词语：“没空，出差。”随后，木门背后的那个中年男人，我的父亲，便头也不回地踏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

我费力地撑开雨伞，一阵狂风却不合时宜的卷着腥而咸的雨水扑面而来，可怜的伞架在风雨中被撕扯，被折弯，被无情地吹飞……

雨势没有任何减小的迹象。保安已经开始扯着他那早已嘶哑的嗓子命令前来面试的人赶紧离开。在倾盆大雨和奔走的人流构成的一幅流动而模糊的图景之下，我的目光透过人群，透过雨水，透过铁门，透过这早已模糊的一切锁定了一个伟岸的身影……

是父亲！我几乎惊叫出声。他大步向我走来，衣服早已被雨水浸湿。一把抓住我的手臂，一声坚定有力地“走！”我们便冲进了大雨，消失在这一片朦胧之中。

坐在车上，我问父亲：“您不是去出差了吗？”他淡淡地答道：“我知道今天对你很重要，所以我就抛下了手头所有的事情买了最早的一班机票回来了。”声音很平静，丝毫没有起伏，但每一个字都震撼着我，如同重锤敲击我的内心。那堵墙在那个瞬间，开裂，倒塌，粉碎。

我用力搓了一把脸，将手凑到鼻前，一股夹杂着一丝咸味的气体钻进鼻腔。我已经记不清那是汗水还是雨水还是泪水还是兼而有之，但我始终记得那个下着暴雨的，令人感到寒冷而又温暖的下午。

从此之后，父亲房间那扇老旧的木门常常传来“吱呀”的声音，那是木门被打开时所发出的声音，那是我与父亲之间那堵墙倒塌粉碎时发出的声音，那是我们之间不再疏远，彼此拉近心与心距离时所发出的声音。

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阳正晴。香樟树长得还是那么茂盛。老旧的木门背后，传来一老一少此起彼伏的欢快的笑声，透过窗户，传得很远，很远。

№03

**从此不再疏远**

高一（9）班 曹皖玥

得分：52+3=55

乌云锁住了青天的眼，大雨滂沱，电闪雷鸣。

寂静无声的教室里，46个身影整齐地伏在宽大的课桌下。无一例外，每个人手中都是一张薄薄的试卷，一支不断划动的笔。

监考老师像机警的鸟儿，站在高高的讲台上，镜片后威严的目光仿佛利剑，又好像雷达，缓缓扫过教室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我！我正在进行一场考试，因为平日里的贪玩让此时的试卷成为我的梦魇。一张几道题的试卷竟有大半让我无从下笔。惨白的日光灯射下刺眼的白光，呼呼转动的风扇像垂暮老人走路时发出的咳嗽一般吱吱作响，燥热的空气在我四周转动，黏稠，宛如泥沼。

我紧盯着监考老师，没错，他转身了！他看向了另一个地方，他没在看我！抓住这个时机，我伸出仿佛恶狼一般贪婪而又罪恶的目光，在同桌洁白整齐字体工整的试卷上扫动了几秒，好！看到答案了！我飞快收回目光，在自己的试卷上写下不属于我的答案。哈哈，这回肯定能及格了。带着得意和侥幸的兴奋，我抬起头，正对上老师严历的目光。

老师的眼里映着我小小的身躯，脸上是紧绷的肌肉，他的眉像两座沉重的大山，沉沉的压在我躁动的心，我的心情不由得低落了下去。我没有忽略过老师眼中一闪而过的几乎看不清的失望，那种失望像一双大手狠狠得，不留一点儿余地的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

“轰轰‥‥‥”一声惊雷，仿佛带着撕毁天地的怒气和劈天罪恶的力量，化成紫色的蛟龙张牙舞爪，那样的正直的轰鸣，就像和着老师的目光，让我在惊醒中无地自容。

我恨恨的敲了敲自己的头，心底呐喊着：“你在干什么？你丢掉了什么？你疏远了什么你知道吗？诚实的种子就这么让你肆意的抛弃了吗？” 看着纸上的答案变成了一个个嘲笑的字符，我颤抖着拿起涂改带，却坚定的擦去了它。

几天以后，成绩下来了，“光荣”的59分！我凝视着现在贴在墙壁上的这张试卷，边角已经泛黄卷起，那鲜红的59依旧淌着，我沐浴在毫无阻隔地穿透玻璃的阳光下，一颗种子悄然发芽，我知道，我坚信，我与诚实不再疏远。

№04

**从此不再疏远**

高一（9）班 钱思容

得分：52+3=55

自初二以来，我对于母亲，就一直很疏远。

年纪小的孩子，本是非常依赖妈妈的，哪怕是她的一句唠叨，都可以在心中甜上半天。而不知什么时候起。母亲的唠叨和关怀，对我而言都变成了巫婆的咒语，听了便头疼。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为了避免一回家就听见她的唠叨，我一进家门便选择立刻进房间关上门。因为初中开始就住宿，一周没见，她总想来与我说点什么，却都被我以写作业为由赶了出去。有时她削了一个苹果，切成小块装进盘子里送进来，然而即便是那么温暖的举动，在我看来都颇为碍眼。我总是将盘子推到一边，嘴里抱怨着：“这么麻烦干什么？我又不吃。”我那时肯定没有看到她眼里忽然黯淡下去的光芒，也肯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在她的心上划出了鲜血淋漓的伤口。

直到高一军训，周二的晚上教官给我们放了一个片子。当那位演讲家慷慨激昂地讲到父母时，回忆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想到了一直被我这么忘恩负义地对待却一如既往地对我好的妈妈，想到了她温和的话语，想到了她怕我不喜欢吃她买来的早餐而连跑了三个店买了四五种，我却仅仅咬了几口而不以不饿为由离开了餐桌。那种溢了满腔的后悔和自责漫了出来，像一只怪物一样张开大口将我吞下。我感觉眼前一片模糊，弥漫着氤氲的水汽。

那个周末我回到家，不同寻常地没有直接进房间，而是扑到她怀里哭起来。她本以为是军训使我太委屈，但在我告诉了她那个片子，告诉了她我的自责，她却沉默了，沉默到我不敢抬头看她一眼。

许久，我感到一滴温润的液体滴在我的手背，使我浑身一颤。那时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与她之间那层越积越厚的隔膜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从没那么近地体会过她疲惫但炽热的内心。

我看着她，突然想起了片子里的一句话：“不要等你的父母生命走到了尽头，还等不到自己的孩子对他们说一句‘我爱你’。”

我和妈妈，从此不再疏远。

№05

**从此不再疏远**

高一（1）班 田建宸

得分：48+5=53

犹记得，我将他赶出我家那天，淅沥地下着雨。

已经三个月了。再有半年多，我们这对一吵就是三个月冷战的至交好友，也许就要走进不同的高中，分道扬镳了。这并不是我所想要的，我甚至委屈、怀疑、惊恐、担忧——最后的时光为何要以这种方式挥霍一空？

那时是暑假吧，原因已无从想起，只记得几句声嘶力竭的争辩，我涨红了脸，他气炸了肺。

“你给我滚！”

刺耳的逐客令已经冲口而出，没有挽回的余地。他脸上写满了愤怒，嘴唇微张却片语未留，抓起背包转身就走，大门狠狠一甩，隔开了两个暴怒的少年。我后悔了，却只得在阳台上，数着落下的雨滴，流着双颊滚烫的眼泪。

九月开学，直到十一月落下帷幕，我们之间连半个字都不曾有过。

铁齿铜牙紧闭，但真情实感却是欲盖弥彰。妈妈清楚我们的矛盾，一天晚上她谈起这件事。“他妈妈也给我打过电话，说他也特别苦恼，不知道怎么和你相处。”我头一偏：“谁信！”妈妈斩钉截铁：“真的哦！”嘴撅得老高，但我心里却如同偷吃了蜂蜜的蚂蚁窃喜着。

又是一周过去，终于到了科学实验课——猪心解剖。十二月的天空阴沉着，我拖着脚步来到实验室，挑了个空位坐下，不知和谁一起做实验。我把头倚在手臂上不知所措，突然一只大手拍了拍我的背。

“这里，没人吧？”

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声音。我猛地直起身子，他面对我浅笑着。“没人。”我转过头，脸倏地红了。

“血液从心房流向心室，房室瓣保证它定向流动。”老师开始讲解，他拿着猪心，我一刀一刀剖开猪心。“把水注入右心房！”水定向流动，就像我不断地为这段友情作着努力。我们疏远了，仿佛隔了一层厚厚的房室瓣。我认为他亏待了我，以为只有自己在付出着，殊不知对面的他也和我一样委屈、怀疑、惊恐、担忧着。切开房室瓣，血液也会回流，付出的不只有我。

没有一句解释，从他的微笑我便明了了。我们心中的那场雨，早就停了。而我们，从此不再疏远。

№06

**从此不再疏远**

高一（3）班 张忠杨

得分：47+5=52

一直以来觉得父亲永远是那么高高在上，严厉而不可亲近；他要求完美，他大声呵斥，他不近人情……到了初三，或许为成绩所迫，我与他似乎更加疏远。

那是一次初三的月考，本就不太擅长数学的我更是发挥失常，于是平日就泯然众人的成绩更是滑落谷底。奶奶当时病卧在榻，父亲更是整天面色铁青；我早已预料到一场风暴的袭来。“什么？才72？”父亲一把将卷子拍到桌上，“啪”的一声将我吓了一跳。“嗯……这次有道题粗心了……”我不敢抬头去撞父亲如鹰似箭的目光。“别找借口，你的数学已经够差了，这次居然才72分，你还要堕落到什么时候？你自己权衡，如果不想我们父子反目，那就考好一点！”言罢，父亲甩下不知所措的我摔门而去。什么？十几年的情就因为一张数学试卷沦落至此？我的成绩难道是我的最重要之处么？我愤怒不解，觉得父亲只是分数的奴隶，我不禁对他敬而远之。

接到实验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正在外游玩。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而兴奋的声音：“杨杨，你被实验录取了！”父亲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心中当然有些许激动，但是父亲接下来的话让我沉静。“但是你数学没有A+,体育也只有C+，如果你这两科考好一点，也许有800分……当初让你练体育又不练，数学也是，一到考试就……”我在电话这头唯唯诺诺应着，心中却早已不耐烦了。考上750还不够吗？你还要我怎样才能满意？我忿忿不平。似乎学习成绩总在成为一条越来越深的鸿沟，使我与父亲更加疏远。

上高中后，父亲每周日送我来学校。我正准备提箱子上楼，父亲却说：“这箱子重，我来。”我放下箱子，噌噌噌上了楼，在楼梯口等着父亲。视线中却赫然出现一个瘦小的身影。父亲吃力地双手提着箱子，手背上青筋毕现；而他发亮的额头上，密密麻麻布满了豆大的汗珠。他接下来的话我想我一生也不会忘却：“我老了，过两年就抬不动喽！”心中不知被什么刺了一下，痛入骨髓。而我，居然就呆立着，任凭泪水夺眶而出，也没有去帮父亲一把！父亲不知何时立在了房门口，招呼我：“来开门呀！”

父亲对我的爱，也许深渗入生活，如同涌流的地下水，只有掘井才能发觉。而这次痛彻心扉的掘井，更让我想到父亲美味的饭菜、温暖的怀抱……那些日复一日，何时已被我深埋于地底？

告别时我用力抱了父亲。看他不知所措而幸福洋溢的脸庞，我知道，我与他从此不再疏远。

№07

**从此不再疏远**

高一（3）班 范仟希

得分：48+4=52

抚摸那一片片瓦，可以感受到碎雨留下的坑洼；踱步在那细长的田埂，也仿佛看到牛蹄印的一路延伸。那是家乡的贫困与落后。我曾与家乡渐行渐远，如今却又回到原点，如胶似漆，不愿分离。

纵然有真正意义上的星罗棋布，也改变不了年幼的我对家乡落后的厌恶。年幼无知促使我在盲目的现代和本真的自然面前毫无踟蹰地选择了前者。那样单调无趣的生活，那样滞后落伍的经济，让人丝毫无法表达热爱。

老屋中住着外公，一辈子的庄稼汉，早出晚归，追逐太阳一辈子的男人。屋中还有外婆，陪着外公下了一辈子的土地。操劳了一生，也该歇息，于是便接到高楼鳞次栉比、车流奔腾不息的城市里，盼他们享些乡村无法接触的美好。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宁愿归去，这片城市的水泥地还未怎么留下他们的脚印。

百思不得其解也就在夏日的归途中旁敲侧击了一番——是我们做得不尽人意？外公坐在竹条椅子上，手里夹着烟杆，烟气缭绕之中闲适地像南极仙翁。他把烟从嘴中重重地吐出，开怀一笑，漏出零落的牙齿：“住不惯咧，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看惯了黄土，看不见心燎。”他把烟杆放在膝盖上，衬着后方连绵的山，在这燥热的流火天我竟感觉到了波澜不惊的沉静！“城市好啊，就是太快了，山海似的人。不若这翠色来的自在！”他烟杆一抖再一指，是夏日青葱无边的绿，漫过了黄土地的贫瘠，涌上了他的眼。他手一转，随着一指便是对门的一塘水：“你看那水哟，平静得很，风一掠过，就有细小的涟漪，却从来也没起过大浪..."我望过那塘水，遐思万千。他的心与这汪水是通连的吧，不起大风与大浪，城市的混泥土太沉暗，比不上这浓郁的绿；城市的人心太过急躁，也比不上这碧水悠闲；城市的世界太小，装不下外公心中的平川。

年幼的我追逐的是生活的档次，却忘却了生活的价值。那风带动的池边的芦苇，也撩动一池心水。我立在干裂的土地上，眼中是连亘的山，耳中是乡村的风。我走过那田埂，杂花生树，绿草如茵，似欢欣着我的归来，我打开那锈锁，推开那扇门。

我回来了，心真正地归来。

带着一颗平静廖远的心回归，从此不再疏远，就像从未分离。

№08

**从此不再疏远**

高一（8）班 冯小原

得分：48+4=52

家乡旧宅里的每一块空地，几乎都被我种满了花儿。

正月迎春放，二月桃始夭，三月杨花絮，四月牡丹王……那花儿怎生得如此妖娆妩媚，藏下了世间的流光溢彩。从豆蔻梢头二月初，到不堪攀折犹堪赏，她们就这样占据了年幼的我的心。

记不清那是哪一年回家，忽在那一团斑斓锦缎间看见了一株低矮的小树，枝黄叶疏的，好不扎眼。我推搡着奶奶：“那是什么呀，真不好看。快拔了去吧，长在这儿多碍眼哪！”

奶奶却只是笑了笑，揉揉我的头，道：“这也是花儿呀。它是桂花，秋天会开的。”然而我一听更不依了，桂花我是见过的，即使开花，也是一颗一颗小小的，比不上芍药的娇矜柔嫩，更比不上榴花的红艳照眼，甚至还不如茉莉的清雅可人呢！我缠着奶奶闹了好久，她也只是无奈地看着我，不愿将它拔了去。

后来我有一阵子不曾回家了。也说不上是赌气，我不至于狭隘至此，只是确乎时间少了，而自己家小区里的花也长起来了。我便没有那么强的执念，像小时候一样年年都回去了。

然而我却不曾料到，再一次回家，竟是这样的原因——奶奶去世了。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深秋。一下车便有阴凉的北风鹜啸着席卷而来，顷刻间就冷透了衣衫。旧屋子上刚铺不久的茅草是与土砾一般的枯黄色，在灰狭的天空下填充了模糊不堪的视线。

我不记得自己哭了多久，只知道那时天都已经黑了，我还在屋外徘徊。是眷恋还是愧疚，我早已无心去分辨。门前的花儿也早就凋谢了——谁愿意开在这样的寒风里，开在死别的距离里！

然而——不对。我分明却能闻见那若有若无的清芬在伴我低回。勉强分辨了一下源头，却使我一时怔在了那里。

是那颗“不起眼”的桂花……独自在寒夜里开放。在一堆残枝败叶里，她绽放得安静。一切悲喜浮尘，在她面前发生过的人情世故，都不曾改变过那一枝秋风中的静好，连月光也一并平静了下来。

忽然想起一句诗，人闲桂花落。听说，那是奶奶生前喜爱的句子。

那一天分明是奶奶去世的日子，我却忽然觉得自己离她更近了。弄花香满衣，便不再疏远。

№09

**从此不再疏远**

高一（3）班 胡玥琛

得分：47+4=51

曾几何时，我对父亲产生了一丝疏远与淡漠之情。

在小时模糊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很早起床，穿一双不合脚的大拖鞋在我房门外“散步”。那双鞋就肆无忌惮地敲击着地面，发出的声响总是令我本能地捂住耳朵，辗转反侧再难入睡。直到听见门砰的一声巨响，才如释重负地从床上爬起，眨着惺忪的睡眼蹭出房间，看见地上被随意丢弃的那双鞋，恨不得冲上去将它们扔到九霄云外。鞋的主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我怨恨的对象。疏远感正在悄悄地萌芽……

父亲的工作很忙，每次下班回来都已是十一二点。父亲总是带着满身的酸臭味扑通一下倒在床上，差点没能把已经安睡的我震到天上去。还没等缓过神来呢，父亲那如雷的鼾声就已响起。呐喊声如一曲震耳欲聋的交响曲一般起起伏伏，听在心里甚是五味杂陈。于是便恼羞成怒地一脚将父亲踢醒，刚张口想说让我先睡，父亲就迷迷糊糊地吭一声，然后侧侧身翻向里面继续“奏乐”。无奈、恼怒、怨恨牢牢地占据了我的心灵，对父亲的感情更如同结了一层冰一般。我与父亲，日渐疏远……

直到那年甲流爆发，全市人心惶惶。我也不幸感染，上学时就发起了高烧。带着哭腔打电话给母亲，却没想到最终火急火燎地出现在校门口的却是一脸疲惫与担忧的父亲。父亲几乎是将我连人带包塞进车里，拉到医院做了检查。当医生面色凝重地告诉父亲我得了甲流时，父亲的眼眶红了。他默默地开车送我回家，打电话请了假，然后将母亲隔离开，自己陪在我身旁。在那段日子里，他不带口罩，不做一点防护措施，只是安静地坐在我旁边，紧紧握着我的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不久父亲也染上了甲流。出乎我了意料的是，他不仅仅带上了口罩，还带了两层。看着他因发烧而通红的脸庞，听着他因呼吸不顺且急促的声音，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却还是一直看着我。后来，父亲先我退烧，不时地用额头试我的体温。当他的额头轻轻地碰在我的额上时，我感觉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心中原本结了冰的父爱也渐渐消融。父亲，我们不再疏远。

那场病后，父亲兴奋地拥抱了我。贴在父亲胸前，他鬓角的一丝白发突然“撞”进了我的视线。轻轻地伸出双手紧紧抱住了父亲，嗫嚅着，终究还是说出了憋在心底的那句话：“我爱你！”。我感到父亲轻轻的抖了一下，一滴湿湿的东西掉在了我的脸上。那是记忆中父亲第一次流泪。

高尔基说：“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着，读懂了它，你也就读懂父爱了整个人生！”生命中总有一个人将我们支撑，总有一种爱让我们心痛，这个人就是父亲，这种爱就是父爱。父爱深沉，但即使深埋于心也不失热烈。父亲，从此我们不再疏远。

№10

**从此不再疏远**

高一（6）班 陈咏琳

得分：46+5=51

太阳收隐光芒，子弹退回枪膛，运动员回到起跑线上。我交回录取通知书，忘了九年寒窗。厨房里传来阵阵的香，还好，您还在身旁。时光蹉跎催人老，我唯愿紧握着您日渐粗糙的手，从此不再疏远。

曾经，我对您是那么的任性。我从来不愿自己打理自己的一切，而您总是包揽了我所有的衣食起居，毫无怨言。我甚至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可是，老天爷跟我开了个玩笑，我却一直不知道。

那天晚饭时，您突然告诉我您要住院了。我十分震惊，也难以置信。您淡淡的带过，说：“只是长了个小东西，没什么大问题，只是怕时间长了恶化。”我一时无言，只是埋头吃饭，心里却十分不是滋味。

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周末回到家里，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我的心跳空了一拍，急急地拿起电话打给妈妈，直到听见她的声音和不止的叮咛，才安下心来。那几天我不得不承担起自己所有衣食起居，还要做家务。这才体会到母亲的操劳与辛苦。焦灼与疲惫笼罩着我，我愈发感到空气是那么难以呼吸。

那天在学校，我打电话给爸爸正想倾诉一天的学习，爸爸却先阻止了我，告诉我妈妈的情况，并说，她正在动手术。当时我正站在宿舍的阳台上，突然像触电般愣在原地，时间似乎停止了流动。我很害怕。为什么？为什么我要面对这种事情？我一点也不想拥有这样的经历！爸爸安慰道：“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带着哽咽的声音回道：“嗯！绝对没事的！”

放下电话，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般落下。我好想对妈妈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是我让你疲惫又操劳，是我不懂体谅和关心您。我不怕打理自己的一切，也不怕没有您在家的孤单。可是，我怕您不在我身边唠叨，嘱咐我多喝水加衣服，提醒我学习要刻苦努力。

您回来了，战胜了病魔。生活依旧平静，耳边又响起了妈妈的唠叨和叮咛声。但我不再感到厌烦，而是仰起脸对妈妈说：“别忙了，你也要多喝水啊。”您似乎感到意外，说道：“长大了嘛。”

心与心的距离，可以很远也可以很近。这段距离越近，就越足以击败困难。时光时光慢些吧，别再消磨母亲了，我还要回报母亲的爱。珍惜吧！多陪伴她，就像儿时她陪伴你一样。心与心的距离，从此不再疏远。

№11

**从此不再疏远**

高一（2）班 陈润欣

得分：46+4=50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父亲这个角色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总是妈妈照顾我的衣食住行，总是妈妈围在我身边转。也许是女孩子长大了，不再那么依恋父亲了。而父亲，就好像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我与父亲，渐行地疏远。

印象中，父亲似乎总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他对我的事并不经常询问，有时我离开家要去学校的时候，也只是跟他打个招呼罢了。别的孩子和爸爸无话不谈的情景，鲜少在我和父亲之间出现。我有时甚至感觉我们已经形同陌路。

又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我迎着砭骨的风艰难地前进着，向着艺术学院走去----今天我要进行钢琴考级。妈妈碰巧出差，我只好自己去考级。

刚走到艺术学院门口，我就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惊讶地回头，看到一个小小黑点正吃力地往这边移动着。等到近了，我才看清父亲的容貌。

一阵风席卷而过，冷。父亲和我四目相对，竟无话可说。他清咳了两声，突然从兜里掏出一个热水袋递给我，语速加快了说：“孩子，今天你考级，怎么不跟爸爸说呢？我好去送你啊！还有，天气这么冷，穿得这么少冻坏了怎么办？！说罢，他又从袋子里拿出一件折叠好的棉衣递给我。

一连串的话语像锤子一样敲击着我，我心中突然震动起来，颤抖地接过热水袋。此时，我才开始认真地打量起我的父亲。他因为跑步还气喘不均；他的眼角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有皱纹，一道又一道；他的鼻子冻得通红，提着一大袋东西的手指也青得发白，可他的目光，却满满地盛着关切。

我的沉默让父亲局促起来，“孩子，别担心！好好考，我相信你！你能取得好成绩的！”这句话突然刺中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重重地点点头，接过东西，进了艺术学校。那一刻，鼻子突然一酸。

在我转身后，泪水已经氤氲，薄雾弥漫开来。今天，父亲展现了和以往不同的一面。这让我明白了父亲原来一直以来都在关注我，支持我！他的话语，像一股暖流，源源不断地洗刷了我和他以前的间隙和疏远，同时也给我力量。

又是一阵风，吹动我的衣摆。而指尖热水袋的温度却一丝丝侵入内心，抵抗我的寒冷。

父亲和我，从此不再疏远，我怀抱中那个暖融融的热水袋就是最好的证明！

№12

**从此不再疏远**

高一（4）班 王思嘉

得分：46+4=50

人为什么会去怀念、会记挂一个地方？

在深圳长大的我对故乡这个词并无多大感情，哪怕有人问起，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出它的名字——浙江，可是，我对它也并无多少牵念，甚至，还有几分疏远。

怎能不疏远呢？我不似我的父母一般会说那一腔吴侬软语，也没那近乎标志一样的口音，在深圳的我只有标准的普通话，没见过雪，没见过淋漓了近月、能让心情都柔软忧愁地梅雨，没爬过羊台山，不知道那里的阡陌纵横，说不出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和传说。

于是故乡在我心间只是模糊的一个印象，只是单薄的一个名字，一个符号。虽说年年几乎都会回去，但也只是奔走探望各路亲戚，时间都在路上耗去，繁多到难以辨认的不同的道路却又惊人地相似，灰白或漆黑的颜色委实难以给“故乡”增添几分色彩，于是我开始厌烦回去。它给我的印象依旧只是一个瘦削的背影，在时间的浪潮里摇摇晃晃。

又是一年春节，父母带我回去时，在奔走之余竟得了几分空闲，那时正在乡下的奶奶家，父亲突然说要带我去看看老屋。

“老屋”？那是个怎样的地方，我未曾听过。父亲带我在田野中穿行，有时有坚固的水泥路，有时只有坑洼的土路。道路两旁有早春新绿的作物，茸茸地探出了头。父亲一路上絮絮地说着，那是他长大、是他过去生活的地方。

七弯八拐，一团褐色的物体突兀地出现在视野里，在柔绿的底色里十分显眼。细看去，那是一栋饱经风霜的的木质房子。父亲的脚步加快了，我跟着进去，屋内的光线几近昏暗，影影绰绰地看不分明，物体的轮廓都模糊在阴影里，似是被岁月遗忘的角落。但我却隐约看见父亲脸上的纹路都舒活了，有一种放松慢慢浮现在他脸上。他慢慢地讲着当年的故事，哪一年刮台风，水漫进来这么高——他弯腰，伸手在被岁月磨砺地十分光滑的门框上比划着，哪一道痕迹是他亲手刻的，哪次他从阁楼上不小心摔下，哪一件物什上有怎样的回忆……我脑海中慢慢勾勒出当年的图景，严厉地父亲，慈爱的母亲，五个调皮的孩子在此间嬉戏，隔着岁月的昏黄，“故乡”忽然活了，有了声音和温度，有了一个清晰的剪影。

我忽然开始明白为什么它会被铭记，因为这里有你的足迹，你抹不掉的回忆，你祖祖辈辈流传的血脉，每一寸土地都是你的先祖的骨血，它融在这里，和大地融为一体，再无法分离，也太难舍弃，于是它突然不再疏远，而是活在心中，活在每一次呼吸和脉搏中，活在名为过去的回忆中。

屋后的一树桃花已经打着花苞了，淡淡的粉色，想来花开时一定很美，可惜这次来不及等到花开了。

那么，明年回来看看吧？

№13

**从此不再疏远**

高一（10）班 罗诗颖

得分：47+3=50

刚上高中的日子,其实很难挨,因为——相互疏远的寂寞。

周身的同学都是不熟悉的脸庞,错身而过却没有一声招呼的尴尬更是将彼此的距离拉成漫漫的一长条。早晨摧作业,却不晓得对方的名字,只能把谁都冠上“喂”的称呼。我想,我们间的关系不过同在一屋而已,疏远得可怕。

然而,这样的关系在为期五天的特殊体验中悄悄改变了。

11月3曰,我们坐上了去军训的大巴。

大巴在走过长长的路途后,终于到达了,所有人提着各自的行李,七扭八歪地排成两路长队,眼巴巴盼着教官来认领。教官很快现身了,那是一个正当壮年的微胖先生。接着,便是领衣物被套分配宿舍。当我费力扯着行李箱到达那小小的宿舍时,里面七个都已占好自己的床位,等着我这最后一位“房客”了。在收拾内务时,也不知道谁先开了口,所有人都开始各种阐述自己对军训的期待。冷清的满是灰尘的小屋在一边热火朝天地聊天中变得整洁有序,伴随着的还有什么东西——那横隔在彼此间的东西的悄悄消减。

11月5曰,我们开始训练队列。

绿茵操场上,43个穿着绿色“工服”的学生,正排着他们的队列。耳边只有教官大声的训斥声:“你们真是的,齐步走都走不齐,还怎么走正步?”教官先生十分不耐。而当我们好不容易走好了齐步时,正步又是一团糟。微胖的教官摇着头叹了口气,比着手上并不存在却向来精准的手表,说:“给你们十分钟,一排一排,自己练!”

于是乎,作为排头兵的我,负责下令,我们一排的“小女兵”开始了认真的练习。悄悄瞥见左手边的姑娘,鼻尖上额头上冒着几排密密的小汗珠,嘴巴抿成了细细的一条,但仍然坚持着努力着将腿抬到与大家平齐的高度。在一遍遍的练习和讨论总结中,我们的正步终是开始朝着教官先生希望的那样不断改进着,连同疏远的关系,也在慢慢变近。

11月7曰,我们终于要回家了。

下午的结营,大家配合得十分好。而在一张全班与班主任和教官一起的照片里,军训也终是落下了帷幕。在回家的车上气氛很热烈,大家都在聊着笑着,交换着剩余的零食。

在这欢乐的氛围里不知不觉地,我们到站了。是雨天,雨笔直笔直地下着,好像永远不会停歇。然而,那同一把伞下紧紧握在一起的手却温暖了这个凉凉的雨天。带伞的与没带伞的共用着同一把小小“苍穹”,大家两个两个地紧紧靠在一起,心中涌起的热潮融化了彼此的距离。

从那间小小宿舍开始,从那片绿茵操场开始,从那个凉凉雨天开始,我们——不再疏远。

**阅读感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